

874.578

53142

四海一家



光復出版社印行

四 海 一 家

威爾基著
朱鼎臣譯

上海光復出版社印行

三十四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四 海 一 家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定價三百五十五元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總經售者 代售者

威爾基

朱鼎臣

光復出版社

上海江蘇路六六六號

勵力出版社

光明書局

國際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

前記

我于一九四二・八・二六搭着一架四引擎「統一式的」轟炸機，由美國陸軍軍官駕駛它離開紐約米恰爾機場，向世界各地週遊，瀏覽每個戰場，及訪問每個國家領袖和人民。經了四十九天，終於十月十四我返還美國，降落在米納蘇達州的明尼安波禮斯。這一次我環遊全球，不僅祇是通過了圓週較小的北緯線，却又從赤道兩度穿過。

三萬一千英里的遊歷，單說這個數字，確已使我驚異，和覺得有點迷惘。爲了我這一次旅遊的最深刻的印象，不再跟每個國家人民間有着隔膜，而是與他們接近。倘若我對於世界的縮小而全是互相有關的這件事，有什麼懷疑，那末這一次的旅行是可以把那些疑猜都融化了的。

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是我們走完這個長程，在上空的時間總計祇有一百六十個小時。每天我們在中途的航行是八小時到十小時，也就是說，我們以三十天相近的時間完成了這個預期的目的。從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從這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並不覺得身體移動的勞苦，祇像一個美國商人在他生命史上任何一天爲了貿易而旅行一樣的。確的，在世界往返是那麼簡易，爲此我竟答允了一位中部西伯利亞的大共和國的主席，可能在一九四五年某個星期六我要飛返那邊作一天狩獵，這個諾言，我是希望去履行的。

世界上已沒有不可到達的地帶。這次的旅行，使我瞭解遠東數萬萬人口與我們的接近，正跟洛杉磯機趁快車到紐約去相彷彿。我深信從此以後，凡是有關他們的事也必然是有關我們的事，這又跟加利福尼亞的民

衆問題也不能使紐約的民衆忘懷一樣。

在不久，我們的一切理想是必須推進到全世界的。

目錄

前記	一
一 艾爾阿拉敏（北非的前線）	一
二 中東一瞥	一二
三 土耳其（一個新興的國家）	二五
四 蘇聯——我們的盟國	三五
五 雅庫茨克共和國	六二
六 中國繼續在抗戰	七〇
七 中國西部的開發	七五
八 自由中國用什麼來抗戰？	八四
九 中國的通貨問題	一〇一
十 善意的寶庫	一〇六
十一 我們為什麼要戰爭？	一一〇
十二 這是解放的戰爭	一二二
十三 我們國內的帝國主義	一二八
十四 世界大同	一三五

一 艾爾阿拉敏（北非的前綫）

八月底，我們赴開羅去，途中接二連三傳來着填消息。在尼極利亞的加諾（Kano, Nigeria）地方，人們竟是公開的估計着，說是再過多少天，羅美爾將軍的前頭部隊，便要推進幾英里而進攻亞歷山大城了。當我們到達哈爾屯（Khartoum）的時候，這一種的估計，好像已經成了確切的報告，說埃及已經陷入了恐慌之中。住在開羅的那些歐洲人，大家正在忙着收拾行囊，預備向南方或是東方去避難了。在這時候，我竟回想到我在華盛頓將要動身的時候，羅斯福總統給我一個警告，說是我還沒有到達開羅，也許開羅已經被德國佔領了。我還聽到一些謠傳，說是德國的傘兵，曾經降落在尼羅河的兩岸，把開羅的最後的防禦工事加以破壞。大家都十分確切的相信，說是英國的第八軍，正在準備着完全把埃及放棄，實行退入巴勒斯坦，或是向南退入蘇丹和怯尼亞。

這一個報告，是否確切，我自然要來證明一下。可是，開羅這地方，是世界上一個最不容易證實任何事情的地方。美國駐埃及的公使賈爾克（A. Kirk）他對於時局，已經表示無望；可是，我和他作了幾度的長談後，知道他原來是利用一種尖刻的悲觀態度，來作一種幌子，用以掩護他對於當地的實際情形，並努力維護當地的脆弱的局勢的一種手段。在開羅另外還有些消息靈通的人，埃及的總理哈斯，便是其中最不可忽視的一個。他有着很好的興緻，而且又富有雅趣，我因此告訴他，要是他到美國去參加競選，毫無疑議，他是會成爲一個可怕的候選者。

但是，謠言和恐怖，確是充滿在開羅城內。在街上走來走去的，完全是那些軍官和士兵。那種極端嚴格的檢查辦法，使當地的美國記者，懷疑到一切來自前方的英國報告，完全失去了可靠的價值。要是你在歇浦哈德酒店中坐上半小時的話，對於一百英里外沙漠戰場上的情景，定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可以使你聽到。

爲了這一個原故，蒙哥馬利將軍邀請我到艾爾阿拉敏的前線去看看，我很高興的接受了。於是，在開羅城內一家法商的百貨公司中買了一套卡其布的衫褲——比我的身圍小了幾號，但也無法買到再大的了——再借了一套簡單的行裝，這些是在沙漠作戰中每人必備的隨身行李。就和柯爾斯君及當時駐埃及美軍司令麥克斯威爾少將，驅車離開開羅，順着沙漠大道，直向前去。

蒙哥馬利將軍的司令部，是在地中海濱海的一個沙丘上，而且十分的靠近海濱。他便在司令部中接見我。第二天的清晨，他同了亞歷山大將軍一同邀我去享受一次的海浴。他的司令部很簡陋，是用四輛美國式的大卡車構成的。每輛車的距離大約有幾十碼，停放在沙丘的後面，以沙丘作掩護。內中一輛是置放着地圖和作戰計劃，一輛是他的參謀和副官等做了宿舍，一輛撥給我居住，最後一輛，便是他不在火線上督戰時的下榻所。

蒙哥馬利將軍，有着文質彬彬的風度，他的性格，誠實而又懇摯，我在埃及的時候，他就給了我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就是很顯著的，他忠誠於自己職守的精神。他差不多不大在開羅，時常在前線和士兵同甘共苦，他對於統帥中東一帶美國武裝部隊達數星期久的那位麥克斯威爾將軍，居然也不認識。這真使我吃驚了。我們驅車到他司令部的後面，他就把我引到一旁，問道：「那位和你同來的軍官是誰？」我說：「麥克斯威爾將軍。」他又問：「麥克斯威爾將軍是擔任什麼工作的？」我剛剛向他說明，恰好麥克斯威爾將軍走過來，因此我便爲他們兩人作了一下介紹。

差不多不待我們下車，蒙哥馬利將軍就把一個戰役的經過，源源本本地暢談起來了。這一個戰役，已經到達了最後階段，而且還是幾個月來第一次扼住羅美爾的部隊。這一個戰役的真相，始終沒有傳到開羅，而且也沒有對新聞界有了發表。這戰事的始末，蒙哥馬利將軍一再的述給我們聽，並且告訴我們，他的部隊雖然沒很遠的推進，然而他們已經感覺到，這是怎樣重大的一個勝利。這一個戰役，完全是實力的測驗，假使英軍在這一個戰役中失利的話，那麼，羅美爾將軍便可，在幾天之內進駐到開羅城內了。

蒙哥馬利將軍對我們講述着沙漠戰爭的戰略和戰術，這是一種課程，是我生平第一次所接受到的。原來在這戰爭之中，完全靠着機動和火力來決定一切的，距離的遠近，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蒙哥馬利將軍一再用着沉着的口吻說：「埃及現在是救住了，」這一句話，我最初是不大理解，因為埃及的腹地，還有敵人的軍隊沒有退出。直到我離開了他那張掛地圖的車輻時，對於沙漠的戰爭，我才有了較多的知識；同時，還相信他所說「埃及現在是救住」的話，的確和英國的軍官以及那班紳士們遇事自負的表示，確實不同。

蒙哥馬利將軍對於美國製造的「舍曼將軍」式的坦克大為稱許，這種武器，此刻剛大量地開始運到亞歷山大港和塞得港，還有美國製造的一〇五公厘自發的平射砲，他也大為讚譽。因為這種砲，正開始證明着對於橫行戰場上的坦克是有法子可以阻止住的。

他的話題的中心，是深信英國初期在沙漠上受挫的原因，便是坦克部隊以及砲隊和空軍，缺乏了相當的聯絡。他又告訴我，現在他的空軍指揮官，正和他同住一個司令部裏。在過去的幾天中，對羅美爾能够施行決定的打擊，便是飛機、坦克，以及砲兵能够完全合作的結果。在這次戰役之中，他估計着德軍的損失，坦克大約有一百四十輛左右的數目。至於英國方面，損失的坦克，僅有三十七輛而已。並且，他預料他在地面上，也已獲得了

和空中同樣的優勢。

這一天晚上，我們就在蒙哥馬利將軍的帳幕裏進餐，同餐的除了蒙哥馬利將軍之外，還有他的上司中東所有英國的武裝部隊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還有麥克斯威爾將軍，中東美國空軍司令布列里頓少將，中東英國空軍司令泰德爾空軍元帥等人。這位泰德爾空軍元帥，我在開羅的時候，曾經會談過的，他是一員十分動人的戰士。他每次奉命在沙漠上出戰，手裏總是攜帶着蔚藍色的旗幟。他是一個具有深思的航空英雄。

那晚布列里頓和泰德爾談到這個戰事的前途，從以後戰局的發展看來，這談話並不能算有了絲毫的自負和誇耀。他倆都深信地中海有重新開放給聯合國航行的可能，而且同認這事的實現，在把羅美爾的軍隊驅逐到班加西隆起地帶以西之後。據他們說，這事實現之後，我們便能以直布羅陀馬爾他班加西為根據地，再和巴勒斯坦的美國大空軍根據地的一長串空軍作掩護，對於埃及和埃及以東的靠近非洲海岸的航路，來接濟並駐屯我們的兵力了。他們又說，如果能够佔領了班加西區域，那麼，大規模的去轟炸意大利，便可能的實現了。這一夜的談話，涉到的問題很多，但是蒙哥馬利將軍，除了前線的事件以外，大都不願置喙，只是很有禮貌的聽着別人的講述。可是，過了一二分鐘，他便將話題又引到沙漠戰爭上去了。過了一回，他伴了我離開他的帳幕，一直到我下榻的地方。他很周到的，細細地察看我的牀榻，是否佈置得妥帖。以後，他又和我一同坐在車子的踏板上，遠遠地欣賞着海中的月華，並且聽着他的砲兵，在遠處轟打那羅美爾的敗兵的砲聲。在這時候，他一面追懷往事，一面又毫不倦頹的縷述他童年的生活，以及他多年來參加英軍而服役於世界各地的往事，和那在戰爭爆發之後，他的不斷的奮鬥，向着各個文武官員，鼓吹着應有一種積極的不是單單防禦的態度之必要。

「威爾基，我告訴你，祇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波舍鬼（Boches）打敗，不讓他們得到休息。」——他一向把

德國人稱之爲「波舍鬼」的。

我問他羅美爾這個人怎麼樣？他對我說：「羅美爾確實是一個有才智而又有訓練的將領，可惜他有一個弱點，便是重複着他的戰術。現在我就捉住了他這一個的弱點，來把他打敗了。」

他站起身來要走了，希望我能够好好地得到休息。他說：「我在睡覺之前，終得要讀一些東西。」接着，他就現出了一些懊喪的神情，告訴我他的身邊帶的書本很少。事實上，他身邊所帶的東西，便是他全部的財產。他在將要離開英國的時候，把他化了不少的心血所置備的一些傢具和書籍，寄放在多佛市的一個堆棧之中，想不到波舍鬼的轟炸，把他一生心血所置的財產完全炸了去。

到了次日，我們便驅車上前線，那一組一組的坦克兵和砲兵，完全給我親眼見到了。還有，那些戰鬪機的根據地，數量驚人的供應隊，在沙漠上進行着，構成了一個棋盤式的流動性的戰場的前線。對於這些部隊，無論是一軍或是一師甚至旅、團到一營，他們的部署以及坦克的位置，蒙哥馬利將軍都很熟悉，比了各個單位的直屬指揮官還要精詳的明白，這是他對於職務的忠誠以及淵博的知識，給了我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這樣的說着，也許有人要疑心我誇大其詞，可是事實上，確實是這樣，這個人的精密仔細，真是了不得！

幾十架損壞的德國的坦克，靜靜地散臥在沙漠之中。這些東西，是被蒙哥馬利將軍俘獲之後加以炸燬了的。我們要爬上這些傢伙去參觀一下，他就打開了那些食物盒給我們瞧。這食物盒是英國的給養，是德軍攻下布魯克的時候所奪取的，現在已經燒焦而成為殘渣了。「威爾基，你看，這些波舍鬼，原來還是靠了我們而活着呢！但是，現在休想了，至少這一些傢伙他們永遠不會再用來攻打我們。」

我們在參觀的時間，英國的砲兵，都在不斷地發射大砲，轟擊那些羅美爾的敗逃的殘部。英美的飛機，也翱

翔在空中，像鷹隼似的，搜查殘餘的所在而加以掃蕩。德軍爲報復計，也派了幾隊斯杜卡特式的飛機，向着英國的砲兵陣地，急速的投彈轟炸。在我們的前後左右，那晴朗的天空之中，時時可以見到一架中彈而冒火的飛機，直向地面衝下來。我們偶然也會見到，那些徼倖而不死的駕駛員，吊在降落傘的下面，在空中飄蕩着緩緩地下垂——在我們看來，都像被南面的微風，輕輕地送入地中海裏去了。

在前線的軍隊之中，我們看到有英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加拿大人，南非人，還有大約是三十名的美國兵，組成了一連。這些美國人，是由美國用飛機運到這裏來的一小隊坦克兵，係來此在實際的情況之下專門受訓練的。每一個美國兵，我都和他們談過話，給我發覺他們是從美國不同的十八州來的。他們剛剛打好仗，但是他們盼望着立刻再上火線去打仗。他們並不作英雄姿態，也並不誇耀，只是顯示出他們健壯的體格，以及機警而又靈敏的美國青年而已，不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再會見到故鄉的台克薩斯，百老匯和艾歐華的農村田舍？

中午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師團裏進餐，這裏又是一組大卡車所組成的營舍。這一餐飯有着不少的蒼蠅。真的，蒼蠅在前線給予士兵們的滋擾，正和德國兵的討厭一樣！牠們會鑽進了你的嘴吧，耳朵和鼻子。此外，還有不少的細砂，吹進軍官和士兵的眼睛和皮膚，也是使他們感到頭痛不堪的。這種細砂，還能使一切機械的裝置，受到極大的損耗。有一位飛行員告訴我，普通的飛機的引擎，飛上了沙漠，壽命不過在常態之下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在埃及的不論什麼地方，總是可以遇見英美的第一流的航空工程師，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沙漠是專門對他們做着搗亂的行爲。

回到蒙哥馬利司令部的歸途中，他再把我耳聞目睹的一切，從新爲我綜合的述說一遍。他暢所欲言，談述着對於戰局的樂觀，說這一個剛結束的一場戰爭，是有着決定意味的勝利。

「這一次的戰役，我們確切的保持了飛機和坦克的優勢，羅美爾再也不能越過地中海而獲得了接濟——因為他每五隻的供應船，我們的空軍，就能毀滅了他四隻——現在，我們可以像數目字公式一樣準確的說：羅美爾終必被我們消滅了的，這次的戰爭，便是一個十分精密而正確的試驗。」

我親眼見到了他記錄着自己和敵人的坦克的損失，以及坦克後備力量的數字。我又親眼見到了敵人的損失。他再為我證實了一個消息，就是停泊在亞歷山大港以東的美國船隻，上面載有大批的供應品，此刻還沒有卸下呢！

他向我請求一件事，他說：英軍接連的敗績，這種敗北的情緒，已經滲透了埃及及北非以及中東一帶的人心，因此有許多人便相信了德軍要攻佔埃及及大不列顛，因此也大大地失掉了體面。這一個損失，有利於敵人的活動，而對於他的秘密工作，反而大大地受到了影響。現在，他已扼止住了羅美爾，但是他希望羅美爾不要在三星期之內退入沙漠中去，就是已經到達了塞得港的美國的「舍曼將軍」式的坦克三百輛參加作戰之前，使他很當心的退走了。他預料如果這次戰役的結果，由他來正式的公開宣布，那麼，羅美爾就得提早的退走，所以希望我作一種不是官方的聲明，羅美爾對這一個聲明，不會當作對他積極行動的表示，而且提高埃及及非洲以及中東一帶的民心 and 士氣，比了一個英國正式的公報還更有效。

從我耳聞目睹的一切來評價蒙哥馬利的話，我很能相信，他估計他成就的重要性，並未有了絲毫的過分。因此他對我所希望的請求，我也就欣然的答允着為他照辦了。

於是他提所有新聞界的代表，都邀請了到他的司令部中，我便用了我們兩人預先商定好了的措詞，把這次戰役的結果來向他們告訴。「埃及已經得救，羅美爾被扼住了，把納粹逐出非洲的任務已經開始。」這是當

時那些新聞記者在很久的期間內第一次得到英國方面的好消息，他們因為在消息方面受到了很多次的欺騙，因此也慢慢地變得十分的小心和謹慎了。在他們看來，以為戰線並不會有了怎樣的改善，羅美爾離開尼羅河，還不過仍祇幾英里，從我們這裏到黎波里的路程似乎遙遠到不知什麼，但是，到開羅的路程，確近得令人可怕。

我在那天的下午由許多新聞記者的面上，看出他們都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是的，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已經碰到了許多只作一種不可靠的預言的將領，卻從不曾碰到了能够真正實言實行的將領的緣故。

泰德爾空軍元帥親自為我駕駛了一架德國的小型偵察機，由蒙哥馬利將軍的司令部飛出去，低飛在戰地的上空，到達了美英空軍的根據地。這一架飛機的機艙，差不多全部是用玻璃來造成的，所以，在四面都可以望出去的。

我們在基地看到有好幾百個美國和英國的飛行員，他們有些是剛作戰了回來，有些正要起飛去作戰，還有一些坐在那裏，正在各人交換着經驗，討論着風向和氣候。他們的面上，大都有着一種怡然自得的情緒。我很關心的問着他們，那天早晨我看見有幾位乘了降落傘下來，好像掉在地中海上的飛行員的命運，他們不知道那些是誰，不過負責的軍官對我說：「他們逃回來的人數，正也出人意料之外的衆多。他們有些掉在海上，有些掉在敵人的後方，有些竟掉在很遠的沙漠之中。但是，由於他們的忠誠以及互助精神，竟有大量的人仍舊回到司令部來。」

我再和許多美國的空軍人員談談話，覺得他們正和沙漠上見過的那些美國兵的神情差不多。我們談話完了，便和泰德爾元帥一同飛回亞歷山大城。我想起這整個的戰爭，並不像我所見到的沙土、坦克或是長大而

又潔淨的砲身那樣直截、樸實和簡單明瞭。

關於亞歷山大的兩件事，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中。這兩件事是：第一，我和法國的海軍少將高德福洛亞長時間的討論，他率領着孤零零幾個法國的艦隊，留在亞歷山大的港內，他的船隻，在亞歷山大城中隨處可以見到的。他們的砲衣完全放在岸上；他們的艦身完全用東西遮蔽了起來，他們的油，只能支指着極短的一個時間。可是，他們仍然是代表着一個重要的潛在的戰鬪力。同時，他們這些東西，不知消耗了法國人民多少儲蓄，以及法國工程師和水兵們多少的才智和血汗。可是時至今日，法國的人們依舊做了奴隸，這些東西，也弄得殘缺不全而威名掃地。這真是一個悲劇的象徵！從表面上說：這個戰爭依然陷於混沌之中，沒有決定取舍的人們和團體，正也多着呢！

高德福洛亞少將能够說一口很好的英國話，給我所留的印象是一個上流而又幹練的法國軍官。爲我介紹而認識他的英國軍官，證實了我這一個印象是對的。法國國事的變化，給予他極大的煩惱和痛苦。可是，他除了單純的軍官的綱紀之外，對於任何戰爭的意義，都茫然不知。對於一九四〇年六月間英國海軍攻擊法艦的一件事，他終是深感痛心的。但對於美國，他卻表示着極大的友情，以及我們勝利的希望。他說他在貝當未死之前，雖然對貝當唯有聽命，可是，他談到他個人以及他的水兵的情感時，極希望美國軍隊能够開來，他忠誠地向我表明，如果美國軍開到，他的艦隊雖然免不了要加以抵抗，可是，也不過是一個形式而已。

我從高德福洛亞少將以及其他在北非的法國軍官和海陸軍談話之後，許多人所說的如果我們直接動手而不去和達爾朗往來，法國人中將遭受到不知怎樣的損失，這話我不再會完全的相信了。我終懷疑那些不能證明而容易支持一種政策的說法。

對於亞歷山大城的第二個記憶，便是在哈爾烏德海軍上將家中的一次宴會。哈爾烏德將軍是英艦艾克塞特（Exeter）號在南美領海和德艦格拉夫斯比（Grat Spee）號進行史劇般的搏鬥中的英雄，現在是東地中海的英國的海軍司令。他把在亞歷山大的他的海軍、外交界、領事館的十位同僚也邀請而來，和我共餐。我們用了現在全世界正在作戰的軍官們討論戰事時同樣冷靜的客觀態度，一同討論着戰事。以後的談話，又轉入了政治問題，我想引些那些富有經驗的英帝國幹練的官員們，談談這前途的他們的看法，特別是殖民地制度以及我們和東方許多民族共同關係的前途。

我此次的結果，聽到了吉布林君的一席談話。這位吉布林君，是一位連羅得斯（Cecil Rhodes）的自由主義的色彩也沒有沾染一點的人。我因此知道，在倫敦和不列顛所有消息靈通的人們，都在致力於這些問題。舉一個例來說，很多人正在企圖尋求一種比較接近自治的公式，用以代替那舊時的監護觀念。但是，這些在倫敦執行政策的人，並沒有體會到世界正在變動中，英國的殖民地制度，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是並不健全的，但是，他們這些人中，我看來並沒有一個人曾經以為這種制度是可能改變或是用任何方式來加以修正的。他們大都讀過了大西洋憲章，可是誰都不曾感覺到會使他們的前途以及他們的思想會受到影響。那天的晚上，我心中就種下了一個信念，這信念在我旅行中東的許多日子中，益發的加深了。就是說：在戰場上精彩的勝利，不足以使我們戰勝這次伸展到世界各地的戰爭。惟有新的人物和新的觀念，支配我們和東方民族的機構，才能獲得了全面的勝利，不致使和平變成了暫時的休戰。

第二天，我們驅車回返開羅，和埃及的國主法魯克，還有埃及總理，還有駐埃及的英國大使兼實際上統治埃及的藍普森作長談。我們在途中同時經歷到古代和現代兩種混雜了的奇蹟。那種背上騎着土人的長長的

駱駝隊，載了尼羅河流域的土產，從旁邊慢慢地走去；另外有一連串現代的載重汽車，裝着強大馬力的軍用飛機，送回開羅的現代工廠去修理。我們一路都可以憑眺到司芬克斯和金字塔的古埃及的光榮的遺跡。